

第八章 雜纂軼聞知多少

隱沒在歷史背後的，往往是一則則動人的故事。有誰想到，青嶼幹線觀景台昔日是天體營的集會地，中葵涌公園以前是乳牛場，九華徑在40年代末是國內文人雅士的聚居之所？由日治的辛酸，颱風的侵襲到昔日發電廠的興建，青衣的野生環境，海上學府沉沒事件，以至計劃興建了近三十年的公園，本章都會帶你一一追尋，揭開葵青過往鮮為人知的一面。





現時從位於鑊底灣的青嶼幹線觀景台可遠眺青馬大橋及馬灣的景緻（攝於2003年）

鑊底灣位於青衣西北角，即今天汀九橋青衣橋首，因呈鑊底形狀而得名。在1930至1960年間曾有洋人在該處舉行天體活動，一度成為美談，就連現時青衣老一輩的居民談及此地，也津津樂道，記憶猶新。正因如此，不少掌故軼聞書籍、報章專欄，甚至旅行手冊也記述了此事。¹

銀行「買辦」連伯氏（Lam Part）是當時天體會的發起人。有人說他是德國人，有人說他是拉脫維亞人，也有說他後來入了英籍。²不管他是什麼人種、國籍，他無疑是當時香港的殷商名流。所謂「買辦」，其實就是中外貿易買賣的中間人，必須精通英語或貿易雙方國家的語言，專任翻譯、聯絡等工作，門路四通八達，才容易生財致富。

1932年3月10日，連伯氏連同另外4名男性，3名女性，共8人正式註冊，成立「香港裸體運動會」，亦是東南亞包括中國在內第一個裸體會。³最初裸體會租用了沙田大圍的香粉寮舉行活動，地處城門河畔，林木茂密、地方幽靜且遠離人煙。⁴然而，1935年政府開始修建城門水塘，香粉寮大改舊觀，加上日軍在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攻入上海，又在華南登陸直入廣州，嚴重影響了連伯氏的生意，他遂把香粉寮的會址出售。⁵

後來，連伯氏看中了青衣鑊底灣，於是把它租下作聚會之用。當時青衣的東北角和西北角，道路崎嶇，形成兩個石質的海角，要從陸路進入該處不得不多花點氣力，翻山越嶺。1952年的《新界指南》對鑊底灣有這樣的一段記述：

「那（鑊底灣）是一塊面積不大的沙灘，朝著對岸的馬灣，是一塊極平凡的游泳去處，環境非常荒蕪僻靜，人跡罕至，風景也好，為一塊幽靜的地方。這樣的條件，卻非常適合天體運動會的日光浴和海水浴的玩意，無怪鑊底灣會取了香粉寮的地位了。」⁶

事實上，當時要到鑊底灣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陸路難行已不在話下，水路也不好走，除非自備遊艇，否則就只好從汀九灣乘小艇經過水流湍急的青衣峽，再沿青衣島岸傍向西行，經過長長的暗礁，轉一個灣才可到達。⁷

1938至1941年間，連伯氏用自己的遊艇作為會所，接載會員到鑊底灣去。全盛時期，會員超過20人，但絕大部份都是男性，女會員實屬鳳毛麟角，並且都是男會員的同伴，很少以個人身份參加。為了防止外人到現場擾亂，每次活動他們都保持高度秘密。他們不一定在星期日舉行活動，而且每次活動的時間都不同，或在早上，或在黃昏，使不少慕名而來的旅遊家白走一趟，大失所望。⁸



70年代的鑊底灣，石山上還印有“SUN BATHING”（日光浴）的英文字。（陳更雄提供）

你或許會問，天體會會員的集會究竟有什麼節目？30年代時有一位記者獲得一個特殊機會，到香粉寮的會場渡宿一宵。⁹雖然地點不是鑊底灣，但活動也應大同小異，相差不遠。據該位記者的報導，會員會先到更衣室脫光衣服，然後或坐在起居室抽煙、看報，或到泳池游泳、玩球，態度自然，完全不把裸體當作一回事。用膳時，大家圍在一起，邊吃邊談天說地，氣氛融洽。晚上則回到宿舍去，除夫婦外一律分房渡夜。次日清晨，一眾吃過早餐後，便整肅衣履離開會所。他們的活動就是如此光明正大，加上那處是私人地方，難怪當時即使有村民向警方報告，天體活動仍不被干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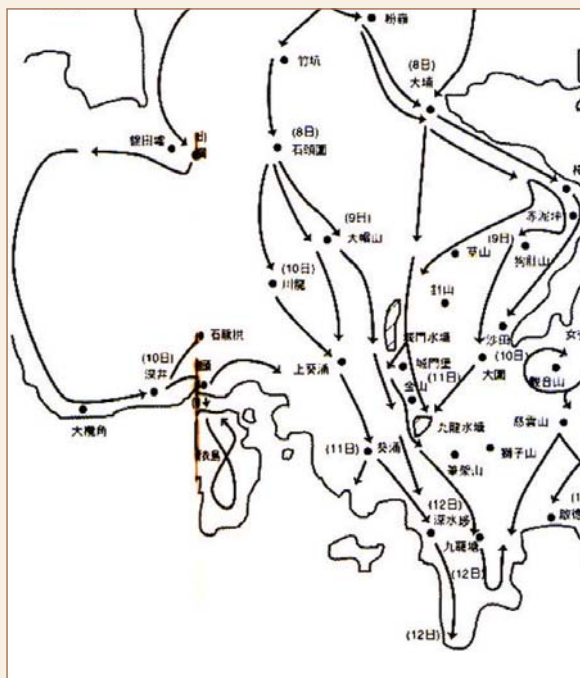
好景不常，日軍侵佔香港，天體會只好停止活動，甚至連他們的私人遊艇也在戰亂中失蹤。1950年左右，連伯氏重整天體會，易名「香港日光浴會」，租用遊艇再到鑊底灣與會員聚會。¹⁰然而，一直以來天體會只得一小撮人參加，紳士階層一概無視它的存在。加上聚會地點長期固定在鑊底灣，叫人厭倦，節目也過份單調，缺乏吸引力。因此，活動越辦越少，常常三兩個月才集會一次。60年代初，天體活動已趨式微，在青衣開發前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三年零八個月」是很多老一輩的長者畢生難忘的人生經歷。在日軍管治時期，香港人普遍吃不飽，穿不暖，且經常受日軍的威脅，過著惶恐的日子。當時的葵青區也不例外，居民多受日軍欺凌，生活艱苦。要回顧這段坎坷的時期，我們不妨把時間推前一點點，從日軍攻佔葵青區的經過說起。

醉酒灣防線失守與青衣陷落

在日軍進軍香港前，英軍因為兵力不足的關係，決定放棄新界大部份土地，在九龍的入口設置一條防線，保衛整個九龍半島。這條防線由西面的醉酒灣開始，經城門水塘、城門河、沙田海、獅子山、藍田到達東面的惡魔山及鯉魚門，全長18公里，名為「醉酒灣防線」。¹¹葵涌就是位於醉酒灣防線的最西方，由蘇格蘭營的軍隊駐守，抵擋走西面路線入侵的日軍。

1941年12月8日日軍正式發兵攻佔香港，不消兩天的時間，西翼的士兵已到達城門陣地之北，但因山路崎嶇且兼逢夜雨，日軍只好按兵不動。¹²10日清晨，日軍移師到位於大帽山山腰的川龍，俯瞰整個荃灣、葵涌及青衣，並計劃夜襲上葵涌、石梨貝、梨木樹及青衣等地方。果然在當日晚上，日軍奪取了上葵涌，直迫金山。日軍本想由葵涌入九龍，但恰巧遇上趕至增防的蘇格蘭軍。在一輪炮火轟炸後，蘇軍成功守衛金山，取得短暫的勝利。11日凌晨，蘇軍在和宜合村及城門同時失守，他們遂撤向九華徑，到金山整編。與此同時日軍已佔領荃灣老圍及和宜合，隨即沿青山道往上葵涌進發。兩軍在九華徑糾纏了一段時間，日軍堅決要搶得該區高地，終在下午控制了九華徑及金山一帶，打開了醉酒灣西線的缺口，葵涌一帶亦正式落入日軍手中。¹³



日軍攻佔葵青一帶及九龍的路線
(轉載自高添強、唐卓敏：《香港日佔時期：1941年12月-1945年8月》)

青衣的陷落較葵涌晚半天，直到11日的深夜才被日軍登陸攻佔。¹⁴因日軍擔心青衣島上設有軍事設備，所以一直接兵不動。11月6日，日本內閣已下達攻佔香港的作戰命令，當中提到要迅速摧毀青衣及昂船洲等小島上的軍備設施。12月8日晚上日海軍部已派出兩中隊攻打青衣，由錦田出發，一路在青山灣遙對青衣偵察。但他們一直也摸不著島上的虛實，9日與10日又適逢英國軍艦在附近一帶巡邏，是以日軍不敢輕舉妄動。直至11日下午日軍才落實進攻青衣。青衣原居民鄧立泰憶述，日軍派傘兵從青衣最高的山峰（他們稱為扯旗

山)登陸，行軍速度奇高，那時候他在「割雞」，還來不及跑回家，傘兵已由山頂跑到山腳的村莊。經仔細搜查後，日軍發現青衣島上原來沒有任何防禦設施。次日即交由陸戰隊管理，展開在青衣一連串的管治措施。

惶恐不安的陰霾：土匪與日軍

青衣淪陷初期，有不少難民走到青衣島上逃避戰火，他們多藏有槍械及子彈。那時，青衣島上有很多土匪，常在晚間出動，搶奪村民的財產。¹⁵日軍雖然知道有土匪出沒，但仍然毫不理會，任由他們恣意搗亂。島上居民唯有自行組織防衛隊，撤夜持槍看守。有時遇上來犯的土匪，守衛的村民會與他們展開槍戰。

1942年，日軍在香港成立了憲兵制度，負責維持社會治安。日本憲兵在青衣島上設有四個「輪保班長」，輪流守備青衣及維持島上的安全，他們受「維持會」的管理。雖然島上有憲兵駐守，但土匪仍沒有完全絕跡，居民間中仍會受到他們的騷擾。

除了土匪的威脅外，青衣居民亦備受日軍的欺凌。¹⁶當時，青衣每一戶家庭均須派出一位成員替日軍興建隧道，橫跨整個青衣島，屬軍需通道。每位參加興建計劃的村民，每日可取得一杯米作為酬勞。

有居民憶述在日治時期青衣島上曾發生一次「大搜查」行動。事緣有人向日軍虛報島上有游擊隊，結果日軍派出1,000人到青衣搜查。由早上8時一直到晚上7時，最後捉拿了十多個村民，並狠狠地折磨他們。其後，有日軍穿上便服喬裝為中國人，到村民的家中偵查，並用手槍指嚇居民。有村民被日軍押往荃灣的憲兵總部監獄，日軍聲言村民要交出5萬元軍票才肯把該村民釋放。

日軍還曾到青衣大街的商店大肆搜掠，但他們不是什麼東西也要，只要一些有用的貨品。青衣原居民陳天送憶述日軍搜掠他家的雜貨舖時說：「日本仔來時要我們（裕和雜貨舖）的中藥，甚麼保濟丸、六神丸、萬金油，都被他們一掃而空！日本仔夠眼光，他們甚麼都不要，只說這些好，知道頂呱呱，屬於寶藥，被他們拿個清光。」

九華徑男丁遇險

葵涌位於青山道旁的山腳，對於只欲控制進出九龍交通的主要馬路日軍來說，是一個毫無軍事價值的地方，普遍來說比其他地方太平。縱使如此，日治時期九華徑的男丁卻遇上一次非常驚險的經歷。

日軍佔領香港不久，東江縱隊為營救在港的中國文化界人士，經常在新界九龍地區出沒。有一次，一名東江縱隊隊員經過九華徑欲往九龍，誰知在美孚油庫一帶遇上日軍，雙方打鬥起來，最後該隊員打傷了日本守兵，往九華徑方向逃去。日軍隨即召集大批人馬，到九華徑搜索該名隊員。雖然最後沒有任何收獲，但懷疑該村村民與東江縱隊串通，企圖造反，遂把他們九成的男丁，捉到近大埔道的拘留所問話。

據九華徑村的父老回憶，日軍把他們扣留了整整兩天。期間，日軍希望取得該東江縱隊隊員的下落，向某些村民灌水，迫他們招供。可是他們實在與東江縱隊毫無瓜葛，無法招認。他們都以為那次肯定九死一生，怎料日軍最後竟把他們全部放走。事件平息後多年，村民才聽聞因為當年有東江縱隊隊員向日軍自首，承認毆打日兵，他們全村男丁才得以保命。

抗日游擊隊領袖曾生營救中國文化界人士

東江抗日游擊隊在日軍侵佔香港前後，已派員到新界、九龍各個地區，打通了幾條交通路線，為搶救陷落在香港的中國文化人士打好了基礎。¹⁷九華徑、葵涌一帶是出入九龍新界的交通要道，故成為東江縱隊盤踞的範圍。其實當時東江縱隊的司令員曾生，與九華徑有一段淵源，只是那時候沒有人知道他的真正身份。¹⁸

早在1936年曾生在九華徑養正學校教書，當時他已經在香港從事海員工人運動。¹⁹其後香港淪陷，曾生以東江縱隊司領員的身份，經常安排文化人經九華徑逃離香港。在他的回憶錄中記載：1942年1月11日，韜奮、茅盾等一批文化人從香港島偷渡到九龍後，欲從青山道口一直北上。幸好遇上香港糧荒，日軍實行人口疏散，將香港居民遷徙到內地。他們一行人就混進難民隊伍，經九華徑到荃灣。²⁰

在東江縱隊積極搶救及護送下，有幾百名文化名人安全返回內地，包括茅盾夫婦、胡風、千家駒、廖沫沙、丁聰、曹聚仁、夏衍、梁漱溟等。雖然他們不是全都經九華徑北上，但根據《曾生回憶錄》的路線圖，由九龍經九華徑到荃灣，再翻過大帽山到元朗十八鄉，最後到落馬洲渡過深圳河抵赤尾，可能是當時常用的逃走路線之一。²¹



戰後居於九華徑的文人返回內地路線圖

荃灣糧站 每人「六兩四」

為解決糧食問題，日軍迫令香港居民北遷，最後香港剩下約60萬人，米糧由日軍配給。其實當時日軍在糧食配給方面採用「十進制」，每人每天配給0.4斤，把它折算為中國舊制的「司馬秤」，就有「六兩四錢」²²，就是我們經常聽到的「六兩四」。

在憲兵制度成立後，葵青區居民可以到荃灣輪米。²³那時有兩個米站，一家叫有發隆，另一家是德安隆，都是由潮州人經營的。青衣居民為求方便，自行組織收費輪船接載村民到荃灣輪米。每人要憑糧票才可獲得供應，份量就是前述的六兩四。

九華徑父老曾慶英亦記得當年輪米的情況。他說葵涌一帶的村民走路到荃灣的米站，每週一次，必定是星期五。以他一家七口計算，每人一週可輪米2斤12兩8錢，7人一週即有18斤12兩8錢。他一家人每次就到荃灣拿18斤的米糧走路回家。

餘波：500磅大炸彈

日軍入侵香港時，曾在葵青一帶投下了不少炸彈。九華徑村民憶述，當時日軍在該村對開的海面及昂船洲一帶投下了多枚炸彈，幸好他們的住所地處山谷，沒有被炸中。青衣亦曾被投放多枚炸彈，鄧立泰說：「日軍投了幾個炸彈到青衣對開的海面，但最後都沒有爆炸，真是幸運。因此，戰後很多居民都到天后廟還神，多謝天后娘娘的保佑。」

1995年，一艘停泊在青衣對海外海面的貨船起錨時，突然發現有一個大炸彈掛在錨上，於是立即向警方求助。當時第一個華人拆彈專家袁漢榮趕赴現場，檢查過後證實是戰時重500磅的M64軍用炸彈，而且還有爆炸的可能。最終，袁漢榮冒著生命危險，花了半小時，成功把炸彈拆除，化解了這場危機。²⁴一枚大炸彈威脅了青衣50年，超過兩代人的生命，真是驚險萬分。

葵青區居民在日治時期與香港其他地區一樣，受著日軍的壓迫，生活的艱辛不用多說。3年多的時間，農民如常耕種，漁夫仍舊打魚，而間中則會被召到美孚油庫做推油等苦工。居民默默耕耘，有苦自知，等到香港重光，生活才好轉過來。



青衣大炸彈拆彈的驚險情節，2003年被改編搬上了銀幕，圖為劇照。
(轉載自香港電台網頁)



九華徑的文人生活

九華徑就在青山公路荔景山下，三面環山，隱沒在綠林之中，在葵青區的邊緣。不只區外人士，甚至連葵青區的居民也不一定知道它的存在。然而，它在50年前卻容納了數十名國內有名的文人雅士。或許文人真的喜愛隱逸山林；或許九華徑是一個世外桃源，總之文人與九華徑就在40年代末期為葵青區編織出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

南來的左翼文人

1945年，中國抗戰勝利後，共產黨與國民黨隨即爆發內戰。當時有很多共產黨員為逃避國民黨的追捕，紛紛離開中國，其中有不少來到香港。南來的共產黨員有部份是文人作家，他們經濟不大好，多依靠共產黨的支援。1948年前後有大批左翼作家魚貫入住九華徑，這可能是由於他們付不起市區住宅的屋租；又可能是他們想徹底地逃避國民黨的視線。曾經居住在九華徑的作家單復，在幾十年後寫過一篇文章，回憶當時的生活，其中提及他到九華徑居住的原因，或許可以給我們一點頭緒：

「那是一九四八年金秋時節，我（單復）在《廈門日報》編輯副刊「人間」發表了一篇諷刺第一夫人宋美齡赴美，乞求杜魯門總統援助蔣介石打內戰的文章，題為〈新哭秦庭〉。文章登出後，引起蔣幫特務的注意，朋友們助我盡快躲一躲，於是我寫信給早已在港的黃永玉老弟，告以我在廈門的危險處境，他回信後，我即乘太古公司輪船赴港，到九華徑投奔他去了。」²⁵

如此看來，單復因為政治原因南來香港是不爭的事實，至於為何擇居於九華徑，可能就是得其他黨員幫助及互相聯繫之下的結果。1948年前後，曾到九華徑居住的文人有很多，包括：樓適夷、黃福煒、黃永玉、張梅溪、王任叔、張天翼、蔣天佐、陳敬容、楊晦、巴人、李霽樹、余心清、嚴慶澍、耿庸、顧鐵符、臧克家夫婦、雷石榆、考蒂克、鄒荻帆、單復、方成、端木蕻良、李岳南、陸志庠、朱鳴岡、林端正、蔣炎、李流丹、沈曼若等30多人。²⁶就因為這批文人雅士，使九華徑頓時充滿了文化氣息，「令這不知名的小山野村一時間大放文曲星的光芒」²⁷。

中國文人在九華徑的生活

文人的生活總離不開紙、筆與文字，九華徑的文人也不例外。據單復的憶述，他在九華徑生活時每天也會伏案爬格子及看書，有時會將寫好的稿件投到報章刊登，賺取生活費。²⁸黃永玉同樣也靠賣文弄墨為生，依靠刻木刻、畫速寫、寫點散文之類投稿過日子。²⁹因此，居住在九華徑的這批文人經常和報館如《大公報》、《文匯報》及《星島日報》的編輯打交道，窮困的時候想辦法向編輯預支稿費；「發財」的時候，就是得到一筆較多的稿費，他們會相約三五知己到港島的「皇后酒家」或「太子酒家」美餐一頓。³⁰

除了創作投稿之外，九華徑的文人就如村內其他的村民一樣，過著平淡而閒逸的生活。當時國畫大師黃永玉與太太張梅溪就搬進了老左翼作家樓適夷夫婦隔壁的房間，月租50元；他們樓下就住了作家巴人及幾個馬來西亞華僑青年。³¹現在九華徑的村民仍然記得黃永玉曾居住村內的一段故事，他當時住在舊村的23號。這批文人凡事都親力親為，絕少打擾村民。要喝水，他們會到屋子樓下左邊的一口大石板水井打水，再提上樓；要上廁所，他們會到靠田邊的茅棚豬圈裡的旱廁，拉完了就自己用鏟子撮一把草木灰蓋上。³²然而不是所有文人也能忍受這種自力更生的生活，作家蔣天佐及陳敬容就因為不習慣每天到井邊洗衣、提水，不消幾個月就搬到九龍去了。³³



九華徑的大石板水井（攝於2003年）



九華徑百年旱廁（攝於2003年）

作家端木蕻良、單復與漫畫家方成同住一屋，就在黃永玉等人的附近。他們3人經常到岸邊的海灘游泳及划艇，由下午一直玩到黃昏，然後返回屋內準備晚飯。他們用煤油爐燒菜，通常由單復下廚煮福建菜，方成則炒雞蛋及煮飯，飽餐後就由端木蕻良洗碗刷鍋。³⁴

黃永玉的生活比較寫意。由於他是畫家，經常在2樓的露台畫畫。據村民憶述，有一次黃永玉畫下了隔壁老頭子坐在庭園休息時安祥和諧的神情，並寄到《大公報》刊登。事後那老頭子看到自己的樣子在報張上，氣得七竅生煙。黃永玉亦曾在村內教村民畫畫，據九華徑的父老所講，有一位村民曾跟黃永玉學畫，只可惜現在已聯絡不上他了。

文人的情懷也有激烈的時候，有時會為國事及私事鬧得面紅耳赤。樓適夷與南來的作家來往甚密。有幾次胡風到樓適夷的家徹夜詳談，內容就是些文壇委屈爭論，胡風對現實社會抱著憤懣的態度，語氣十分激昂慷慨。³⁵



九華徑舊村23號，黃永玉故居。
（攝於2003年）

寫實的作品

當時有不少九華徑的文人在報章的副刊上都有自己的專欄。例如單復的〈狗爬徑隨筆〉、方成的〈康伯畫傳〉及黃永玉畫、端木蕻良詩的〈狗爬徑山歌〉等。這些作品多環繞他們在九華徑的生活、所見、所感，對了解當時九華徑的民情有莫大幫助。以下試舉幾首〈狗爬徑山歌〉作為例子，讓大家感受一下當時文人的生活情況。



黃永玉畫、端木蕻良詩的〈狗爬徑山歌〉，於1949年在《大公報》刊載。（轉載自大公報）

「北返」：回歸大陸

1949年秋天，解放軍進駐北京，共產黨正式掌握中國的政權。大部份在九華徑居住的文人收到消息後，紛紛趕搭開赴天津的輪船離開香港。誠如盧璋鑾教授所言：「他們（南來作家）有如候鳥，一俟逼使他們南遷的問題解決了，就會北返。」³⁶ 這批九華徑的文人回到大陸後，多活躍於文藝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批有名的文人。至於他們在九華徑的生活片段，猶如一顆流星，在他們的生命中轉瞬即逝，卻短暫照耀了九華徑這條小小的村落，以至當時人煙稀少的葵涌。



昔日瑞峰牛房的東主住宅兼辦公室，今日成為中葵涌公園辦事處。（攝於2003年）

由葵芳地鐵站步行5分鐘，便抵達中葵涌公園。現在的中葵涌公園是打籃球、玩滑板車和觀賞洋紫荊的好去處；但在60年代，這裏原來有兩個乳牛場，牛房裏養著數十頭牛，山邊還有大片青草地，讓牛隻大快朵頤。

家族式經營的乳牛場

這兩所乳牛場都是家族式生意，曾氏經營的叫瑞峰，楊氏經營的名稱不詳，場主都是向政府買地創業的。下葵涌村民憶述，當時乳牛有數十頭之多，單靠場內的草不夠吃，牛場要向外間買草作飼料，出品的鮮奶則供應給九龍維記及牛奶公司。在牛場營運的日子，附近居民經常看到花紋黑白分明的乳牛，或站或臥，或在山邊吃草，路旁則泊著多部牛奶公司貨車。

沿今日的中葵涌公園斜路往上走，可見一株巨大的老椰樹，與一座雅緻的兩層平房，平房有寬敞的迴廊與大玻璃窗，屋前種著一系列幼椰樹，一派悠閒的南洋風情。這座平房是當年瑞峰牛場主人曾氏的住宅，地下有工人午膳的飯堂，屋後近山處就是以前牛房所在。平房現在已成為中葵涌公園管理處，據公園管理員估計，老椰樹最少已有50年歷史，是牛場時代種植的。

平房雅緻寬敞 石牛栩栩如生

走過公園內一道小橋，就是昔日楊氏牛房所在。牛房建築物已經清拆，現今只剩下一座石牛雕像，屬當年牛場所有。石牛四腳蜷縮趴在地上，背部微伏的線條十分流暢，神態生動可愛，頗有歷史紀念價值。可惜的是，石牛雙角及雙耳近年遭缺德遊人破壞，實屬憾事。

現今香港生活富裕，牛奶屬普羅大眾的飲料。但在50年代，新界很多窮家孩子營養不良，當時鮮奶是昂貴飲品，只在高級餐廳和半山區商店才買得到，窮人難有機會品嚐。據

50年代住在柴灣角山上寮屋的潘鳳群憶述，她家有8兄弟姊妹，其中一個妹妹小時只吃稀飯，瘦得眼珠兒都凸出來，性命差點不保。有一次母親背著妹妹在佐敦道碼頭乘渡輪，在三等艙巧遇一位育嬰護士，一眼已看出孩子嚴重缺乏營養，於是教母親去買罐頭淡奶和葡萄糖吃，小孩吃足半年才漸漸回復健康，撿回性命。



昔日楊氏牛房的乳牛石雕，雙角及雙耳遭遊人破壞。（攝於2003年）

九華徑尋牛記

昔日瑪嘉烈醫院還未興建，由九華徑沿山路直往下葵涌走，半小時腳程可達。九華徑舊村村長曾俊文說：「以前我們九華徑的牛，常常走到葵涌牛房偷草吃，我們要跑過去尋牛。」當年乳牛場的草新鮮嫩綠，九華徑的牛摸得了門路，屢犯屢試，村民也莫奈之何，只得靠兩條腿漫山尋牛。

曾氏的瑞峰牛房一直經營到70年代初，後來出售給佳寧娜，土地再輾轉回到港府手上，最後成為佔地10.5公頃的中葵涌公園，在1986年7月1日啟用。公園內設有5人硬地足球場、滾軸溜冰場、籃球場、健體站、自然散步徑及野餐區³⁷，是葵涌區主要的休憩公園，國術功夫團體星期日傍晚在此練武³⁸，法輪功信徒早上在此練功³⁹，新一代的葵青居民，已不知道牛場的往事了。

「牛房公園」的守護者

毗鄰的下葵涌村村民對兩個乳牛場記憶猶新，對這公園特別有感情，至今還把它喚作「牛房公園」。據公園管理員說，下葵涌村不少村民都愛在公園散步，碰上公園設施故障，村民有時比他們發現得更早，立即向公園管理處報告，是「牛房公園」忠誠的朋友與守護者。

伍 青衣自然拾趣

青衣四面環海，昔日島上有不少山頭野嶺，對島上的孩子來說，大自然四處都是玩樂探險的地方，上山下海玩耍都不花錢，有時還可隨處弄到一點吃的東西拿回家。昔日在葵、青山野及海邊長大的孩子，童年生活與現代都市兒童常常買玩具、玩電腦遊戲的消費型生活，有著頗大分別。

海裡有魚蝦 山上有果子

據60年代就讀青衣公立學校的陳更雄說，以前放學後他喜歡在青衣碼頭附近游泳，有時會游至現時翠怡花園位置的沙洲，與藍巴勒海峽上的石頭小島處。在水裏可以捉魚、蝦、蟹，甚至潛到水底撈海膽，最大的海膽足有8吋長。



70年代青衣塘一帶，海產種類豐富。（香港房屋委員會提供，B001629）

至於在青衣北岸油柑頭的海邊，小孩可以捉蟹和掘蜆。「沿著海邊，整條海岸線都是孩子們的遊樂場！我們不單掘到小蜆，也掘到很大的蜆。」他在60年代曾與朋友攀山往鑊底灣旅行，即昔日連百氏天體營位置，在海邊可掏到鮑魚和將軍帽⁴⁰等貝介。

山上也是小朋友的好去處。陳更雄說，在擔桿山路一帶，以前村民種植荔枝樹和龍眼樹，小孩喜歡聯群結隊去摘果子。由於果樹枝脆，樹上較高位置的果子不易採摘，身輕的小孩子才能摘到。有時狡黠的村民索性對偷果子的小孩「隻眼開、隻眼閉」：待孩子爬到樹上，拿一個籬放在樹下，意即叫孩子自己偷吃之餘，也幫物主採摘，算是「雙贏」做法。

樹蛙、彩魚、穿山甲

以前在青衣塘（即現在青衣邨附近）漁民搭棚樹和紅樹林的地方，常常見到青蛙與蝸牛。由寮肚村到現在美景花園位置的山溝可找到樹蛙，在蛙類交配季節，該區樹蛙會沿河漫山大合奏，叫聲有點像蟋蟀。陳更雄說山溝裏有很多蝌蚪，他曾用一隻長靴到山邊大水池撈蝌蚪，一隻長靴可放滿幾百隻蝌蚪。拿回家裏養，他曾養出一些背上長有十字星紋的樹蛙來，模樣有點像電視上見過的盧文氏樹蛙。即使到現時，寮肚山溝裏仍可見到這種樹蛙。⁴¹



有青衣居民憶述60年代青衣曾出現盧文氏樹蛙。

在寮肚再往上走，以前有人開闢金魚場，每逢大雨都有魚給沖進溪流中。陳更雄說，他與同學們曾在溪流中發現七星魚、銀劍、紅劍等美麗的小魚，相信是從金魚場沖出來的。昔日每逢假日，青衣島上有時會看見較為富裕的華人與洋人組隊打獵，就在山上獵取黃麋和穿山甲。持槍打獵當然不是小孩能玩的遊戲，本地孩童的打獵遊戲，就只限於自製樞杈，射擊雀鳥。

籠中小鳥不見了！

關於青衣的麻鷹，早期青衣邨的居民有個傳說。相傳有某高層單位的公屋居民，曾把鳥籠隨手放在窗邊，窗戶是敞開著的。怎料15分鐘後回來，小鳥已杳無影蹤，籠內只剩下幾片羽毛，相信鳥兒已被麻鷹吃掉。傳聞是否屬實已不可考，但青衣島上空至今仍有飛鷹迴旋。在青衣島急速都市化的步伐中，大部分的動植物已被新一代的孩童遺忘，惟有抬頭望鷹，在青衣長大的老一輩才能重拾童年時大自然的回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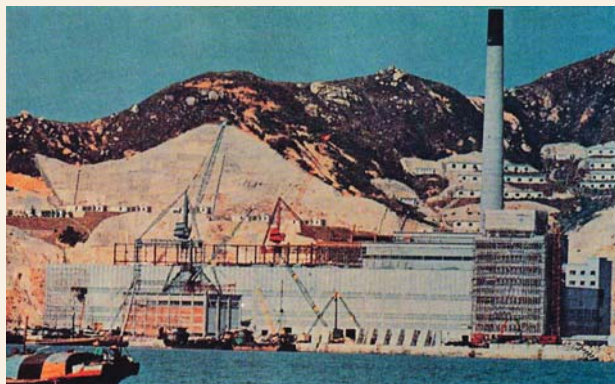
90年代拆卸前的青衣發電廠全景（轉載自郭少棠：《光耀百年》）

若說電力的供應將人類帶進了現代社會，也許沒有人會反對。至少對於青衣來說，確實如此。1953年由荃灣「德士古」（今海濱花園）鋪設電纜到青衣後，大大的改變了青衣居民的生活。⁴²其後在青衣建設的發電廠，更加速了青衣的發展。

「鄉郊電氣化計劃」與青衣發電廠

1961年，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總結戰後10年的供電經驗，決定要將服務擴展到整個新界及九龍，於是提出了「鄉郊電氣化計劃」。中電預計用3年時間，每年花100萬元，在新界及離島250條村落鋪設電線，為它們提供電力。⁴³

為配合「鄉郊電氣化計劃」，中電在青衣島西南岸購買了一大片農地，用以興建發電廠。⁴⁴但香港歷史掌故研究專家梁濤指出，當時在青衣興建發電廠的公司準確來說不是中電，而是半島電力有限公司。⁴⁵半島電力有限公司是由中電和美國標準石油公司共同組成的。它在青衣經營發電廠，但不直接供電給居民，而與中電簽約，將電力賣給中電，再由中電售給用戶。因此，青衣的電力供應仍然是由中電負責。



1968年興建中的青衣發電廠（轉載自《葵青今昔》）

發電廠的興建工程旋即於1968年展開，當時有份負責興建工程的萬兆基述及此事也百般滋味在心頭。建廠的時候，青衣大橋還未興建，工作人員要居住在青衣發電廠的工人宿舍，星期六回公司取工資，然後整頓



下星期要用的材料，星期一再重返工地。⁴⁶當時青衣西南角涯邊是一個人跡罕至的地方，非常險要，增加了施工的難度。⁴⁷另外，工程要將5千多米的電纜由青衣架設到九龍，在沒有橋樑的情況下，只好從藍巴勒海峽的海底運送過去。遇上大石或水流，電纜會纏著海床，因此有時要封鎖施工的海面幾天，並租用荃灣及青衣的船隻打撈沉在海床上的電纜。⁴⁸

60年代中興建青衣發電廠時的工人宿舍
(轉載自郭少棠：《光耀百年》)

青衣發電廠第一個發電站於1969年正式啟用，並由港督戴麟趾主持揭幕儀式。1969年的《香港年鑑》對發電廠有如此的記述：

「半島電力公司投資擴建青衣發電廠，有關工程分期進行中。……一九六九年三月，青衣第一個單位完成，可發電十二萬基羅瓦特，至同年九月，第二個單位完成，又可增加十二萬基羅瓦特，第三個十二萬瓦特的發電單位，預算在一九七一年四月啟用。」⁴⁹

到了70年代初期，青衣的發電量已有36萬瓦特，成為香港其中一個大型的發電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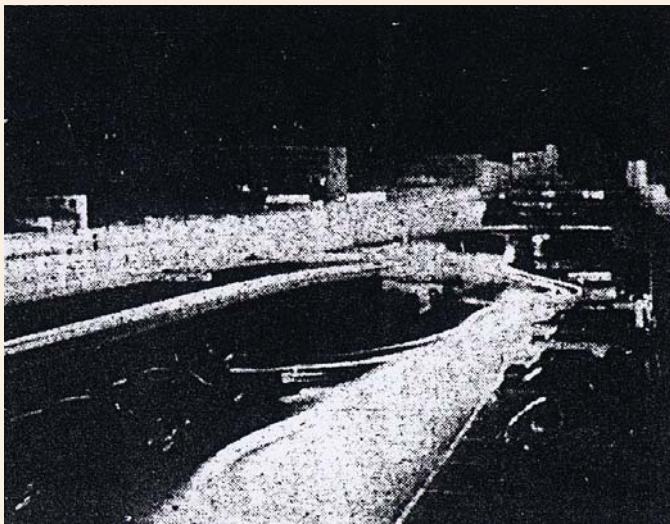


70年代初青衣發電廠在藍巴勒海峽鋪電纜的情況
(轉載自郭少棠：《光耀百年》)

小插曲：九龍新界大停電

自發電廠全部啟用後，青衣就成為照耀九龍及新界500多條村落的電力之源。但反過來說，若青衣發電廠稍有意外，就會嚴重影響九龍及新界的電力供應。1973年3月20日，九龍半島及新界的居民就因為停電而渡過了個多小時完全漆黑的夜晚。

事緣青衣發電廠其中一件發電設備發生故障，引致當晚9時10分至10時30分九龍及新界的電力供應暫時中斷。⁵⁰突如其來停電令市民十分狼狽。當時在街上行走的車輛因交通燈失靈而陷於混亂，在十字路口出現長長的車龍，要由警員到場負責指揮，才能疏導交通。數以千計的市民被困在電梯內，上落不得，雖然他們不停高聲呼喊，管理員也愛莫能助。歹徒亦趁機出動，有些在人少僻靜的地方向情侶行劫，有些則混水摸魚，入屋爆竊。頓時「打劫」之聲此起彼落，使警員連夜四出奔走。消防局也派出車輛，視察四周的環境，並幫助有需要的市民。⁵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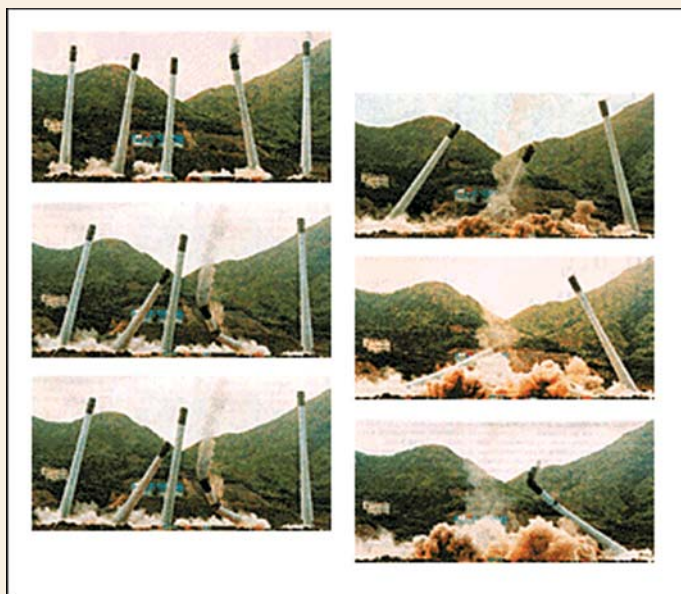
1973年停電時馬路上只有行車燈光（轉載自《星島日報》）

當晚最早恢復電力供應的地區是尖沙咀及旺角一帶，稍後其他地方也逐漸回復正常。事件影響了九龍及新界300萬的居民，足見青衣發電廠對香港電力供應的影響力及重要性。

青衣工業發展的動力

發電廠除了為青衣的居民帶來了電力，同時亦推動了島上的工業發展。由於興建發電廠時要平整土地、填海及建設深水碼頭，方便了日後需要海權的工業如船塢等在青衣發展。⁵²其後船廠、油庫、貨櫃、英泥廠等相繼遷入青衣，使之成為一個特殊的工業區。1996年，為了減低香港過剩發電容量，投產了近30年

的青衣發電廠宣告退役。象徵青衣發電廠的五支「巨無霸」煙囪已於98年8月完成任務，其後整個廠房被拆卸。⁵³因此，要說半島電力有限公司及中華電力有限公司是青衣島的現代拓基者，誠非過譽。⁵⁴



1998年青衣發電廠的煙囪（轉載自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柒 自然災害襲葵青

風、火、水、旱，自古至今都是為禍人類最烈的天敵。在葵青區每一代的居民都曾經歷過這些災害的威脅。在清朝，香港屬新安縣管轄的範圍，翻查其縣志，發現颶風、雷電、大旱、霜電、蝗蟲、老虎等曾多次侵擾新安縣。⁵⁵當時葵青的客家居民也可能受害，只是沒有典籍詳加記載，難以稽考。地處南海的香港，每逢夏秋時節颱風與雷雨特別頻繁，以致葵青受風雨侵襲的機會也比較多。

溫黛來了 拾到罐頭

溫黛是香港史上吹襲得最猛烈的颱風。1962年8月，溫黛以每小時平均133公里的風速在香港登陸，使香港連續8小時掛起十號颶風訊號。溫黛最接近本港時，剛巧碰上了潮漲，引致低窪地區嚴重水浸。⁵⁶當時醉酒灣填海工程還未展開，下葵涌村仍在瀕海地區，因此不少農作物被雨水覆蓋。位於今大連排道的「同珍醬油廠」，更因為抵受不住溫黛兇猛的吹襲，外牆被吹至倒塌。



70年代末的同珍醬油廠曬場。（轉載自《葵青今昔》）

下葵涌村村民憶及此事時，顯得非常雀躍。他們說：「溫黛來時，下了大量雨水，連同珍醬油的圍牆也塌了下來。廠內的罐頭隨著水流漂到廠外，我們村的居民知道，紛紛走到廠的附近把罐頭拾回家。有菠蘿、荔枝、皮蛋等不同的食品。」

有意外收穫當然是一件好事，但雨水同時亦為他們帶來了煩惱。「雨下得大了，浸沒了整個村落，水位甚至高達二樓。沙煲、尿壺等全都浮了起來。不過鄉村地方，多是木製用品，損失不大。」當時葵青區客家村落的簡樸生活，由此可見一斑。

青衣大旱 出現水荒

1963年5月至1964年5月這13個月內，香港只錄得1,041毫米的降雨量，較平均數少了超過1,000毫米，最終須實施制水，每4天供水4小時。⁵⁷就連四面環海的青衣島也在1963年7月出現了旱災。⁵⁸當時島上所有山溪井泉，涓滴全無。在還沒有自來水供應的情況下，全島3,000多個居民只好向水艇購買食水，每兩個火水罐的容量售5元，比平時每50加侖售1元貴了幾倍。



1963年制水，圖為當時市民常用的火水罐容器，用以盛載食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

最終解救這次嚴重水荒的是颱風愛娜斯。她在7月22日登陸香港，雖然風勢不大，卻帶來了連續數天的豪雨。青衣島上各村的儲水池、水井亦因此而滿溢，使村民不用再購買昂貴的食水。政府為防止事件重演，決定在青衣島上開鑿三個科學井，作供水之用。其中在青衣大街專供應坊眾的科學井，更在颱風離去後不久，加緊趕工完成。

十號風球下的大窩口⁵⁹

除了溫黛之外，1968年8月21日雪麗吹襲本港，天文台懸掛十號風球。當時大窩口山頂木屋區受狂風怒刮，鐵皮、木板、竹籬、桶罐等物品被捲上半空。木屋上較厚的鐵片，更被吹得橫飛直劈，居民的生命及財產都受到威脅。

荃灣區的紡織、絲織、搪瓷等各行業工人，組織隊伍到木屋區救援居民。他們以3至4人為一組，分頭幫助居民釘固木屋，收拾家具，並疏散婦孺到安全的地方。途中得到一些熱心司機幫助，最後用了7個多小時將500多名居民送到荃灣市區，分別安置在香港中學荃灣分教處、搪瓷工會，中聯國貨公司員工俱樂部等，過了一夜。次日起連續八天，荃灣各業工人組成了義務工作隊，為木屋區居民修建了近百間的房屋。



60年代出版《十號風球下的大窩口》一書的封面

葵青區的自然災害主要都是來自颱風。由於30、40年前居民的生活質素比較差，房屋簡陋，很多時都經不起風吹雨打。因此，每逢颱風季節，居民的生命經常受到威脅。但隨著都市化的發展，大廈林立，抵禦颱風及暴雨的能力也提升了不少。因此，近20年葵青居民受颱風吹襲而危及生命的情況也越來越少了。

香港開埠以降，海難時有發生，其中1972年在青衣附近海面發生的沉船事件至今仍使人歷歷在目。轉眼間，該船已在青衣幽暗的海底下沉睡了30年之久，她就是著名的豪華郵輪—伊利沙伯皇后號。

伊利沙伯皇后號於1938年由英國船廠建造而成，船身重8萬多公噸，長965呎，闊118呎，深74.5呎，時速達16海里。⁶⁰郵輪共分12層，房間多達1,000個，並設有2間戲院、3間酒吧、3個游泳池及一個仿如皇宮豪宅的餐廳，氣派萬千。伊利沙伯皇后號可說是當時世界第一的豪華客船，曾經載過不少世界知名人士環遊全球各大型港口。然而，經過30年來在海上與風雨搏鬥後，這艘郵輪也漸漸變得衰老，最終停航了兩年，並被公開拍賣。⁶¹

在此之前，聯合國秘書長已提出了開辦海上大學的意念，旨在為不同種族的學生提供共同生活及學習的環境，促進彼此之間的友誼及合作精神。⁶²當時事業正如日中天的世界船王董浩雲十分支持這個構想，以320萬美元投得伊利沙伯皇后號，花近600萬美元裝修，打算將之改成海上學府。董浩雲計劃改裝後的伊利沙伯皇后號每年舉辦5次治學旅程，2次為環球性，時間較長，其餘則為短途航行，每次乘載學生、旅客及船員各800人，共2,400人。⁶³1971年7月15日，伊利沙伯皇后號就載著過去輝煌的歷史與世界對其在未來成為海上學府的期望，抵達香港，停泊在青衣對開的海面，進行改裝。



1972年，名重一時的伊利沙伯皇后號在改裝成海上學府期間突然發生大火（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

經過近半年的改裝，工程已接近完竣階段，1972年1月9日11時45分，海上學府突然發生火警。消防處收到由海上學府附近一艘遊艇上的警務督察的火警召喚後，立即派出當時防火設備最先進的消防輪——葛量洪號及多艘滅火輪趕赴現場進行救援工作。當時的助理消防總長於12時10分左右乘直升機到海上學府上空視察，目睹船尾半截冒出濃煙，隨即將火警升為「災難級」。⁶⁴消防人員於是加緊撲救，有部份更冒生命危險登上船艙救火。⁶⁵大火連續焚燒了16小時才被撲滅，但因被長時間灌救，海上學府船身入水過多，於次日傾側沉沒。⁶⁶整艘海上學府有多處來歷不明的火頭，幸好船上各人均能及時逃生。消防處事後成立了調查委員會，查明海上學府曾遭惡意破壞，但行事者的身份至今仍是個謎。⁶⁷



1972年，伊利沙伯皇后號船身入水過多造成傾側下沉，最終永埋青衣的海底。

(轉載自《香港消防處一百二十五周年紀念》)

一場不明來歷的火災，使伊利沙伯皇后號在青衣附近的海底沉沒，造成轟動一時的新聞。



醉酒灣堆填區現貌（攝於2003年）

在葵涌區有一片土地，它的面積達 27 公頃，足有葵涌運動場 6、7 倍大，在商用地圖上是一片沉默的白色。那地方在古代是被稱為「盤決」的海峽部分⁶⁸，現在變成居高臨下的山崖，林木蔥鬱，有兩條天橋可以通行，在 80 年代一度稱為「葵涌公園」。可是，平時誰也不會往那邊去，公園亦已被當局封閉。

因為這片土地是醉酒灣填海所得的土地，在 60 至 70 年代被用作堆填區，共吸納了 350 萬公噸固體廢物，直至 1979 年關閉。⁶⁹堆填後的垃圾山不能建屋，還會放出沼氣，遊人走近會有危險。

堆填區剛關閉時，當局有個很理想的計劃，希望沼氣收集經處理後輸往葵芳一帶工廠區，林木扶疏的山丘則用作公園之用，讓滿佈工廠的葵涌區，擁有一大片綠化帶。公園佔地 27 公頃，設施包括兒童探險遊樂場、緩跑徑、單車徑、小型足球場、網球場、多用途遊樂場、健身設備、小型高爾夫球場及太極練習場地。園內並設有花園水池、休息場地、觀望亭、餐廳及小食亭。⁷⁰

在 90 年代初，港府預算工程分三期進行，初時預算費用為 1 億 1 千萬元，到 90 年代中期完成所有工程，將公園開放。⁷¹可惜後來當局發現醉酒灣堆填區的底部情況欠佳——這是 60 年代香港環保法規、堆填工程技術未成熟所遺留的惡果，沼氣及安全問題變得很難處理。土地不能當公園，又不能建樓，只好無限期關閉。環保署後來另行招標，在 1996 年開始為這片土地進行前期復修工程，像鋪設滲漏污水渠、沼氣通風槽、滲濾污水處理設施等。修復設施起碼要維持操作 30 年，直至土地安全及不妨害環境，才可考慮改作其他土地用途。⁷²



1973年計劃發展公園的用地（轉載自《葵青今昔》）

這片小山在葵青交匯處與醉酒灣避風塘之間，現在乘地鐵東涌線，列車會在它上面掠過。從地鐵車窗望出去，只見一片蔥鬱的山頭，中間被剝成禿沙地，小山丘在黃昏斜暉中依然美麗。想像力豐富的朋友，唯有希望小山丘可以像電影動畫《風之谷》中那片被污染死去的土地，雖然樹林中佈滿毒物，但假以時日休養生息，土地仍有機會淨化，回復生機。

除了醉酒灣，同類的舊型堆填區也位於青衣茜草灣（14公頃）、九龍灣佐敦谷（6.5公頃）、馬游塘（12.2公頃）等地⁷³，這些山丘同樣滲出沼氣，要數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堆滿垃圾的土地才能慢慢修復淨化。往者已矣，來者可追，為免港九新界出現

更多「沉默的山丘」，環境保護署已改善新式堆填區的底部工程標準，而治本辦法還是大家身體力行，支持日常廢物的分類回收，減少每日送往堆填的垃圾量。

註釋

¹ 記述鑊底灣天體運動最詳細者，首推夏歷：〈香港街坊志〉，載《文匯報》，1983年11月16日至12月16日的報章專欄，本文主要是根據此專欄的內容，再配合其他資料寫成的。其餘記述此事者也不少，如《新界指南》，香港：香港時代新聞社，1952年；《旅行手冊》，香港：旅行出版社，約1965年；《新界年鑑》，香港：新界新聞報，1970-71、1976年；子羽：《香港掌故（第二集）》，香港：香港上海書局，1981年及余也：《香港倒後鏡》，香港：坤林出版社，1990年等。

^{2,5} 夏歷：〈香港街坊志〉，載《文匯報》，1983年11月16日至12月16日；子羽：《香港掌故（第二集）》，香港：香港上海書局，1981年。

^{3, 8, 9, 10, 45, 49, 52, 54} 夏歷：〈香港街坊志〉，載《文匯報》，1983年11月16日12月16日。

⁴ 余也：《香港倒後鏡》，香港：坤林出版社，1990年。

^{6,7} 《新界指南》，香港：香港時代新聞社，1952年。

^{11, 13, 14} 李超源：《日軍襲港記》，安大略省：繼善書室，2002年。

¹² 湯開建、蕭國建、陳佳榮：《香港6000年·遠古~1997》，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8年。

^{15, 16, 23} Faure, D.,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suen Wan", i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4 (1984), pp.46-104.

¹⁷ 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年。

¹⁸ 九華徑村民表示他們到後期才知道曾生是東江縱隊司領員。

- 19, 20, 21 曾生：《曾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
- 22 謝永光：《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香港：明報出版社，1994年。
- 24 見《蘋果日報》，2003年3月4日；《東方日報》、《明報》、《大公報》，2003年3月7日。
- 25, 28, 30, 34 單復：〈剪徑作營盤—九華徑追憶〉，載王一桃主編：《香港的回憶》，香港：雅苑出版社，1997年。
- 26 這個名單是根據黃永玉與單復對九華回憶的文章寫成的，參見黃永玉：〈往事模糊蘆花岸〉，載劉紹銘主編：《書畫人生》，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單復：〈剪徑作營盤—九華徑追憶〉，載王一桃主編：《香港的回憶》，香港：雅苑出版社，1997年。
- 27 王蘊鑫：〈青山之腳璞玉—九華徑掠影〉，載黃維樑編：《人生—香港作家聯會會員散文集》，香港：明報出版社，2002年。
- 29, 31, 32, 33, 35 黃永玉：〈往事模糊蘆花岸〉，載劉紹銘主編：《書畫人生》，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 36 盧璋燮：《香港故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年。
- 37 康樂文化事務署：<http://www.lcsd.gov.hk> [2003年9月18日]
- 38 國術團體Fight Club：http://home4u.hongkong.com/_H4U/health/fitness/brucefree/index.htm [2003年9月18日]
- 39 香港法輪功：<http://home.netvigator.com/~falunhk/practice.htm> [2003年9月18日]
- 40 一種貝類海產，因形狀像帽子而得名。
- 41 青衣寮肚的樹蛙是否盧文氏樹蛙(Philautus romeri)，尚未經專家驗證。目前盧文氏樹蛙的已知出產地包括南丫島、大嶼山、蒲台島及赤P角。據嘉道理農場的蛙類專家劉惠寧先生表示，青衣未有發現盧文氏樹蛙的正式紀錄，但若當地氣候潮濕陰涼，而水源屬靜態水體，亦有可能適合該類樹蛙生長。
- 42, 43, 44, 46, 48 郭少棠：《光耀百年》，香港：中華電力有限公司，2001年。
- 47 《旅行手冊》，香港：旅行出版社，約1965年。
- 50, 51 《華僑日報》，港聞一，1973年2月21日及《星島日報》，港聞第一版，1973年2月21日的報導。
- 53 見〈立法會：政府就政府帳目委員會物33號報告書回應〉，政府新聞公報：<http://www.info.gov.hk/isd/news/cindex.htm> [2003年9月18日]；《星島日報》，1998年11月16日。
- 55 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
- 56 《颱風！》，香港：皇家香港天文台出版，1992年。
- 57 何佩然：《點滴話當年》，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
- 58 見《華僑日報》，新界版，1963年7月25日。
- 59 就1968年8月的颱風雪麗吹襲大窩口一事，曾出版《十號風球下的大窩口》一書記述，本段的內容主要摘自該書參見《十號風球下的大窩口》，香港：新風出版社，1969年。
- 60, 62, 64, 67 香港消防處：《香港消防處一百二十五周年紀念》，香港：香港消防處，1993年。
- 61, 63, 66 陳昕、郭志坤主編：《香港全紀錄》，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
- 65 〈撲救海上學府頂級災禍〉，載《太陽報》，2003年7月17日。
- 68 葵青區文藝協進會《葵青今昔》編輯委員會：《葵青今昔》，香港：葵青區文藝協進會，1994年。
- 69, 72, 73 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香港一九九五》，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1995年。
- 70, 71 《多元化的葵青》，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1990年。